

话说

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，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，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“曲子窝”开了河南坠子先河

老坟岗河南坠子营造了非凡的态势，理论家们评其意义时认为：河南坠子作为地方曲艺品种，产生不足200年，却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中国的南方北方都有，现在已是国内十大曲种之一，有20多个城市专业演唱河南坠子。老坟岗的河南坠子书大、中、小都有，均能引人入胜。在河南坠子中，大书40种，文的有《包公传》，武的有《水浒传》，好的有《庞国丈》，忠的有《刘庸》，又文又武的有《两块印》，小段子有《小黑驴》《借琵琶》《偷石榴》等。应该说，“曲子窝”是开了河南坠子先河的，意义有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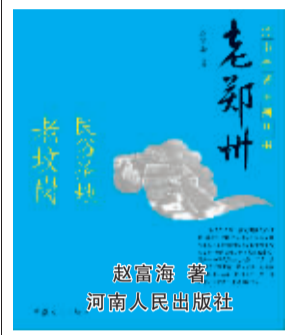
其一是老坟岗的河南坠子杂糅三弦、河南大鼓、大调曲子、道情、豫剧等多剧种的优势，创造出高亢激越、明朗轻快、奔放豪气、清新柔美的新的艺术形式。

其二是形成了坠子书方阵。这里男女坠子书艺人达50余人，大大超过了北京天桥20个坠子书艺人，可谓阵容宏大。江湖艺人走天下，老坟岗的坠子书艺人足迹遍布河南省内、北京天桥、天津、西安、兰州、武汉等地。

其三是老坟岗的坠子书带动了其他说唱艺术如评书、相声、三弦等的繁荣，是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守望和寻根，老坟岗亦成为名噪一时的“曲艺圣地”。

其四是女艺人的加盟，这是河南坠子的一次革命，也领导了河南坠子艺术的潮流。

其五是老坟岗的坠子书艺人为新中国储备了人才。20世纪50年代，郑州革新曲艺团、郑州市曲艺说唱团、河南省曲艺说唱团成立时，老坟岗的艺人纷纷担任了团长或



州站稳了脚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刘明枝曾到郑州周边的汜水、荥阳、巩县、米河等地流动演出，影响渐广。郑州荥阳、汜水一带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吃米饭，就芥丝，忽然想起刘明枝；吃米饭，就咸菜儿，忽然想起小石先儿（刘明枝的琴师）。”已早有名气的刘桂枝听此不服，传话道：“把刘明枝叫来，我要是对不过她，送书三天不要钱！”刘明枝爽快应战，二人定下日子在郑州老坟岗设书场“开战”。刘明枝唱《秦英征西》，刘桂枝唱《薛刚反唐》，各亮高招，互不相让，最终也难分胜负，在群众中传为美谈。

“领衔主演”。

“河南三刘一于”与赵铮已是中国曲艺界公认的大师级演员。“三刘”再度大红大紫是在1963年3月全国河南坠子流派交流演出中，刘明枝的《花园会》、刘桂枝的《刘公案》、刘宗琴的《大红袍》，均魅力尽显。

在这期间，不能不提河南坠子艺人的两个特点：一是投师名家，二是幼年学生，少年唱红。

刘明枝12岁学唱河南坠子，投师于豫东坠子名家，17岁登台演出唱响，后曾任郑州市曲艺说唱团团长兼主演。刘明枝虽然体形稍胖，扮相丰满，表演路子却很宽，唱腔也明亮轻快，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。其代表曲目有《花园会》《秦英征西》《十把穿金扇》《平原枪声》等。

1937年，刘明枝行艺到郑州，在老坟岗金声茶社设场演唱。老坟岗俗称“曲子窝”，不乏名家，河南坠子女艺人马喜凤早已在此唱响。刘明枝虽初来乍到却并无怯意，不久便后来居上，从此她在郑州站稳了脚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刘明枝曾到郑州周边的汜水、荥阳、巩县、米河等地流动演出，影响渐广。郑州荥阳、汜水一带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吃米饭，就芥丝，忽然想起刘明枝；吃米饭，就咸菜儿，忽然想起小石先儿（刘明枝的琴师）。”已早有名气的刘桂枝听此不服，传话道：“把刘明枝叫来，我要是对不过她，送书三天不要钱！”刘明枝爽快应战，二人定下日子在郑州老坟岗设书场“开战”。刘明枝唱《秦英征西》，刘桂枝唱《薛刚反唐》，各亮高招，互不相让，最终也难分胜负，在群众中传为美谈。

8

白领

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，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：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，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；丈夫不抵家外诱惑，十年婚姻几近崩盘；生母非但不调解，还撺掇女儿离婚，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；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，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，心事万千。

蔡小欣公开了自己和马国庆的恋爱关系

罗想不客气地问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“我，我是……”马国庆有点儿犹豫。蔡小欣站出来：“他是我的朋友，马国庆，今天的酒席就是他帮着定的。”扭过头问桂雅丽和罗湛：“怎么，你们不认识他了？”桂雅丽赶紧提醒罗湛：“记得吗，是他去机场接的咱们。”罗湛想起来了，和马国庆握手，态度淡淡的。马国庆顺势一个个握手致意。罗想明显很冷淡，严立达倒十分热情。马国庆来到潘良面前：“奶奶，您还记得我吗，我去给您送过水果。”潘良含糊地“唔”了两声，马国庆又说：“我是来给您拜寿的。我祝您老身体健康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”说完连鞠三个躬。

椅子不够，一桌的人都默默不动。马国庆有所感觉，说：“我就不坐了，我还有事呢。”

蔡小欣忽然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你别走，我要你陪着我。”

一时间，马国庆不知如何是好，严立达忽然站起来让出自己的椅子：“来来，坐我这儿。”说着拉马国庆坐，马国庆推让，说自己真的有事。罗想狠狠瞥着严立达：“严立达，你干什么呀！拉拉扯扯的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不明白，他又不是咱们家的人，你干吗非强迫别人。”

蔡小欣突然说：“马国庆不是别人，他是我男朋友。”

马国庆一愣。

“哦，原来你是小欣的男朋友啊，我刚刚知道。”罗湛说。马国庆忍不住开了个玩笑：“我也是刚知道。”为了结束不快的局面，罗湛说：“马先生，你要是有事就去办，千万不要耽误你

你就等着吃亏吧。”

“我不怕，我有你！”桂雅丽说着搂住女儿的脖子。小欣推开她：“那好，明天我就嫁给马国庆，让他给你买一套大房子，咱们俩搬进去一块儿住。”

这话让桂雅丽吃了一惊：“你要和马国庆结婚？”

“对，他向我求婚了。”蔡小欣本来没想说，可还是说了。桂雅丽笑了：“你答应他啦！”

“说你没出息你还真没出息，看你乐的。”

“你要结婚我当然乐啦！”

“对不起，没有那回事儿。”

8



刑事

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，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，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柯道烽直言不讳地指责了于亚洲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柯道烽坐进于亚洲的小车里，于亚洲很直接地问，口气中没有不友好，也没有友好。

“你不觉得魏大若是你的牺牲品吗？”柯道烽的直接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于亚洲的神色中，明显的有了愤怒。于亚洲把车内的灯关掉，他不愿意让柯道烽看到他的愤怒他的失态，虽说在他没有担任副市长之前，和柯道烽、魏大若一起到长江裸泳过。

“是你的祭坛上的牺牲品。”柯道烽直言不讳。

于亚洲依旧不说话。

“用不着我仔细解释吧？”柯道烽也不看于亚洲，看着被车窗玻璃隔离开的夜色，“我认识以前的于亚洲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对现在的于亚洲说说话，仅此而已……至于刘垠，嘿嘿，刘垠算什么？是啊，刘垠算什么……蝇营狗苟吧……可我总是觉得，我认识的于亚洲不会也蝇营狗苟吧？”

于亚洲仍然是沉默的。

“千万不要以为我狂妄，才这样对你说话；也千万不要以为我幼稚，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”柯道烽的口气冷静到冰点，“我曾经像钦佩魏大若一样钦佩过于亚洲，而我现在依旧钦佩魏大若……”

这个夜晚，注定了于亚洲只能保持沉默。当于亚洲似乎想回答柯道烽时，才发觉柯道烽早已瘫着受伤的腿，离去了。多少年来，一直是延江议论和瞩目的焦点的于亚洲，有种身处闹市中特有的孤独，紧紧地包围着……

吃过午饭后，王大刚犯困，打了个盹，当他睁开眼睛时，外面黑糊糊的，风也呼呼地作响，小别墅里那些新栽种的树木，像是随时要被这一阵阵来势猛烈的风给连根刨出

来。王大刚坐在地上的凉席上，傻傻地看着门前挂过的风，卷起的灰尘……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像是先闪电而出现，豆粒般大小的雨珠使劲地拍打在地上，门前小道的水泥路上，硬是被雨珠拍打得升腾出一股烟来。

“谁在叫喊？”有人呼叫的声音隐隐地传进王大刚的耳朵里。王大刚一下子站起来，在窗前朝外看着。雨中呼叫的不是别人，是9号别墅的主人刘垠，推手人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刘垠居然坐在轮椅上，独自在别墅的花园旁边。

刘垠的叫喊声被雨水浸透，湿漉漉地掉在身边的草地上，谁也听不到。

刘垠也在东张西望，四下没人。这让刘垠感到失望，他使劲地用双手滚动着轮椅的轮子，向9号别墅方向去。忽然刘垠坐着轮椅在前行时失去了平衡，猛地倒在了地上，轮椅压在刘垠的身上。本来遮盖着刘垠双腿的那条毯子，还裹在刘垠的腿上，刘垠一边喊着，一边伸手往前爬着，腾出手来，把压在身上的轮椅使劲地推开，刘垠爬行的动作极其缓慢，每向前爬一点，都像是耗尽了浑身的力气，使完了浑身的解数。

王大刚想都没想就跑进了闪电雷鸣的大雨之下，一直跑到刘垠身边，先把轮椅搀扶起来，然后上前把刘垠从地上抱了起来，刘垠的两条腿就像两只软塑料做的，软弱地摆动着。王大刚把刘垠抱着放在轮椅上，王大刚在推刘垠向9号别墅去的时候，朝刘垠的眼睛看了一下，刘垠也正好看了他一下。

刘垠的脸色是苍白的，刘垠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激的神色。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刘垠的嘴里反复地说着“谢谢”。

8



地推开，刘垠爬行的动作极其缓慢，每向前爬一点，都像是耗尽了浑身的力气，使完了浑身的解数。

王大刚想都没想就跑进了闪电雷鸣的大雨之下，一直跑到刘垠身边，先把轮椅搀扶起来，然后上前把刘垠从地上抱了起来，刘垠的两条腿就像两只软塑料做的，软弱地摆动着。王大刚把刘垠抱着放在轮椅上，王大刚在推刘垠向9号别墅去的时候，朝刘垠的眼睛看了一下，刘垠也正好看了他一下。

刘垠的脸色是苍白的，刘垠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激的神色。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刘垠的嘴里反复地说着“谢谢”。

都市

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，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，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李伟拎回了一手提旅行袋现金

李伟升做了融资部经理，他的月薪已是一月一万。但现在他拿回家的远不止薪水了，有时，他会从包里拿出八千，有时会拿出两万、三万。

看见源源不断的这么多钱，我心中很不踏实。

我虽然喜欢钱，但还不至于见钱眼开。我的父亲母亲一直告诫我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，“不贪不义之财”。他们认为正道来的钱才能保有长久和平安。

我问李伟：“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有没有危险呀？”

“你放心，这钱既不是偷来的捡来的，也不是贪污的，我没这么傻，为这两个钱就把自己给搁进去。放心吧，这都是劳动赚来的，是提成。”

我看他说得那么肯定，就相信了。

又有一天深夜，李伟拎回了一个大手提旅行袋，进屋就把它往床上搁。

我用手一拎，沉甸甸的

我问：“阿伟，这什么呀，这么重？”

李伟一脸的光彩，神采奕奕地说：“你猜猜，打开看看，是什么？”

我把拉链拉开，一下子呆住了。

钱！整整一袋的钱，一大扎，一大扎，躺在那里。

我跳起来抱住了李伟，张嘴又想说“哪来这么多钱”之类的话，李伟用手堵住了我的嘴，眼睛里闪着坚定自信从容的光。

他站在床边，搂紧了我。他的头靠在我肩上，我的头靠在他肩上，我们一动不动，体会着这一刻深深的沉静。

这六十万，我们分别存在三个银行。

把三张各写有二十万存款的存折放进包里，我才确信，自己真的有钱了，成了有钱人。

包括这几年李伟陆续挣的十几万，我们已有了一二十万了。

回家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打电话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有钱了，有了近80万的人民币，我希望父母能因此放心。

我和李伟结婚的消息告诉他们后，疼爱我的父亲半年间愁白了满头黑发，佝偻了挺直的腰，而我父亲原先是一个多么高大挺拔、风度翩翩的出色的男人啊。这让我心疼，并且深深地愧疚，觉得自己是个有罪的人。

面对父母的来信，我总是惴惴不安，在每一封信每一个电话里，他们总是忘不了问：“你现在生活好吗？孩子怎么样？缺不缺钱用？”

我总是心虚地说：好好，都挺好。钱？有用的，不少呢！没缺过。

报喜不报忧，这大概是每一个在外面奋斗的人的共同特点。

从把钱存进银行的这天晚上开始，我和李伟就不停地讨论这笔钱该怎么花。我们像两个刚刚捡到元宝的小财主，有种又兴奋又不真实的感觉。

我想拿出一部分钱来做个小买卖，比如开个美容院餐馆什么的。李伟不同意，说赚钱有他就行，女人不宜到外面去抛头露面，你的任务是带好孩子，管好这个家。我笑他是个典型的北方人，大男子主义。他说我喜欢你生活得无忧无虑，高高兴兴的样子，女人一做买卖，像男人一样斗来斗去，混在男人堆里，就会变得很可怕。钱，我来挣，你就做个我的小妻子吧！

最后，李伟说：“叶儿，咱们先买套房吧，咱们该有个自己的家了。”

60